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八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月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民聲第八期目錄

全國總動員援助馬將軍抗日到底	陳啓天
日本利用薄儀復辟的嚴重性	左舜生
「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與世界和平	王慎虛
黨外無民	諸青來
親美的迷夢可以醒了！	楊正宇
怎樣去對日作戰	常乃惠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上)	劉天子
日本還要求商租權嗎？	張子敬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侯曜
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左舜生
滿洲痛史(七)	江聲

本刊啓事

一、來稿一律歡迎，但請開明住址及姓名，以便酌量發表。

二、訂閱請郵寄本社，零購請向各代售書局接洽。

全國總動員援助馬將軍抗日到底

陳啓天

自暴日以武力強佔遼吉以來，地方當局以無恥的無抵抗主義喪地辱國，中央當局以黨內的鬥爭坐視地辱國而不問。只有施肇基一人在國際聯盟中盡力掙扎，稍撐持顏面，亦不足以阻止日本的野心。日本得寸進尺，近更以兵進攻黑龍江，非盡吞併東北三省不止。賴有馬占山將軍死力抵抗，使暴日不能自由進展。此不但可以一洗無抵抗主義之恥，並且可以證明只要有了決心，便無不可抵抗之理。馬將軍力抗日本，實在爲中國爭光不少。日本以不能迅速佔領黑省，竟對馬將軍下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內退出省垣並不得在中東路以南駐兵。我們須知此項最後通牒的表示，即是日本對中國正式宣戰。馬將軍是中國的地方長官。黑龍江是中國的領土，不許中國的地方長官在中國領土以內駐兵，便是侮辱中國，便是侮辱中國全體人民！日本既以武力侮辱中國及中國全體人民，即已正式入了國際戰爭狀況。凡國際戰爭應爲全國的，不是局部的，然後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中國近年來的對外戰爭幾無一不是局部的，而非全國的。鴉片戰爭只限於南洋的局部。甲午戰爭只限於北洋的局部。庚子戰爭，只限於平津的局部。中東路戰爭只限於東北的局部。其他各地無一次不是觀望，以故無一次對外戰爭不失敗。因爲外國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向中國進攻，而中國只有一局部的力量去抵抗，何得不失敗？現在馬占山將軍已與暴日正式開戰了。我們要鑑於從前對外戰爭的迭次失敗而求得最後的勝利，不僅

要全國援助馬將軍，免得有局部的失敗，并且還要全國總動員一致與日本拚命作戰，免得有全部的失敗。

如何全國總動員與日本拚命作戰呢？

第一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內爭，取消黨治，並組織國防政府負擔對日作戰的責任。

第二要求政府先行與日本斷絕國交，

召回駐日公使領事及華僑並驅逐日本公使領事及居民出境。

第三要求政府立調大軍並匯巨款援助馬將軍。

第四要求政府命令全國所有軍隊，迅速力加整理，分區備戰。

第五要求政府將全國中等以上學生一律編為國民義勇軍加緊訓練，開赴前敵實行作戰，如屬通敵或親俄的國賊得以軍法從事。

第六要求政府命令全國工商界澈底對日經濟絕交，並強制盡量輸助糧餉以為政府後盾。

第七要求政府通告列強，日本違背國際條約，侵佔中國領土，請協助中國以武力懲創日本的橫暴。

第八要求政府對日作持久戰，不得最後的勝利決不議和。

中國的生死關鍵，在此次對日作戰。只是援助馬將軍還不夠

表示救國的決心和誠意。必須全國總動員對日作戰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國民不肯對日作戰便是國

日本利用溥儀復辟的嚴重性

左舜生

十六已經過了，日本依然是不撤兵。不僅不撤兵而已，并且在國聯休會這三個星期中，日本政府做了三件極重要的工作：

一，以重兵奪取黑龍江，并利用流氓在天津搗亂；

二，由土肥原挾持溥儀赴瀋陽復辟；

三，集中日本在歐洲的外交人才，到巴黎幫助芳澤在國聯活動。

回頭看看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已有辦法」，說「已具最後的決心」，但到底辦法是什麼？決心又怎樣？我們還是不知道。

馬占山的抵抗日本，全國國民是贊成的，南京政府也是贊成的；張學良有電勉馬奮鬥到底，國民黨的四全大會也對馬慰勉有加；可是既不出兵援助，也不給以餉械，馬部勢處孤危，以有限之兵，當方張之寇，恐怕結果馬氏雖如何忠勇，仍不免要做韓光第梁忠甲第二，而黑龍江仍不免要為日寇所占領，這是一件何等痛心的事啊！尤其令我們不安的，便是溥儀的赴瀋

家的罪人，政府不肯對日作戰，尤其是國家的最大罪人！

。日本處心積慮要建一個滿蒙緩衝帝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溥儀之可以利用，乃遠在袁金鎧，趙欣伯，溥偉，張海鵬這班賣國賊之上。一旦事實已成，日本乃以每年數百萬的歲費，供給這位重慶的會長，而一切軍政，財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權，則完全入於日本人的掌握。名義上是民族自決，滿人治滿，實際上則東北三省，已完全夷為朝鮮第二！

并且為害之大，猶不止此。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停止內爭，這是日本人看得見的；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勵精圖治，也是日本人看得見的；中國人不會因東三省的滅亡而實行民主政治，使全國國民可以獻身於國家，更是日本人所能夠燭照數計的。溥儀這一個小傀儡，既已落了日本人的圈套，今天固然利用他在東三省復辟，難道將來還不能利用他在北京城裏掛龍旗嗎？果然有這樣一天，豈止是「黨國」要化為烏有，就是無數先烈這四十年來以頭

顯心。血所造成的一部光榮的革命史，不也要根本的推翻嗎？形勢的嚴重已經到了這一步，國民黨

「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與世界和平

王慎廬

自九一八以來，全世界之視線，咸集中於滿洲問題。日軍暴行，不獨赤裸裸的對中國露其窮兇惡相，抱定一不做二不休之決心；同時不啻對全世界總示威。蓋日本對中國當局及列強之虛實，確有極明瞭之認識，深信中國當局，銀樣蠟槍頭，個個不成東西，即所謂列強，亦大率外強中乾，決無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之勇氣。故公然敢冒不韙，佔取遼吉，且提兵北進，使黑省及東蒙古，亦入其版圖。此乃日本南陸相及本莊閣東司令一般軍閥之一致心理也。軍人頭腦簡單，要幹就幹，不知其他；然日本實行政黨政治，亦既數十年矣，所謂政治外交家也者，其謀國之方法，當然較軍閥為高明。現當局若機幣原者流，其吞併滿蒙之心理，固所同具，而於方法之攷量，不得不多費一番研究，務使一方面剛柔並用，如願以償；而一方面又可以間執國聯之口，使國聯撤兵命令完全失效。於是，遂一意導演「滿蒙帝國」之傀儡戲。茲者戲已開演，喧傳數日之滿蒙復辟問題果將實現。今後我國之應付，國聯之處置，列強之對策，均須調轉方向，此吾人

的政府即不為國家計，即不為國民計，單單為自己黨的立場，黨的歷史，不也應該來和日本入拚命嗎？

不可不注意者也。

所謂滿蒙一名詞，其在今日之涵義，已大異往昔，頗有細加剖釋之必要。滿洲之謂。當努爾哈赤未入關之初，原為部落社會，其中最強者，厥為葉赫與愛新覺羅二族。然遼甯自戰國以來，即為中土戰國屬燕，漢為遼東郡，唐屬安東都護，明為遼東都指揮司。努爾哈赤一世之雄，崛起長白，滅葉赫氏，吞併各部，浸至入主中原，滿族遂為室宗。經二百餘年之變遷，所謂滿族，已成歷史名詞。民國以後，八旗之制度，漢滿早已混為一體，至今已無一純粹滿族存在。東三省三千萬衆，在法律上固為中華民國之國民也。至於蒙，除外蒙已淪為赤俄附庸外，其在內蒙，盟旗王公制度猶存。計分六盟，東四西二。曰哲里木盟，昭武達盟，卓索圖盟，錫森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分佈於遼熱察綏四省，及吉黑之邊界。其中哲里木盟十旗與黑龍江省之呼倫貝爾兩池附近，尚保存原有蒙古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其在熱察綏三省之五盟，久與漢族同化，三十以下之蒙人，類多不識蒙語，遼

論蒙文？不佞於民國十七年間，曾親至內蒙，攷察數月，接觸蒙人甚多，又嘗於後東北垂四年之久，故能道其詳也。

據上述之事實觀之，吾人可得以下之結論：（一）所謂滿蒙，固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其人民亦皆中華民國之國民也。（二）滿洲一名詞，已成過去，所謂南滿北滿，實係日人強為分化，別有用心；而在我東三省人民之自身，固未嘗承認也。（三）東北置行省，設官分治，已歷數十年，猶之江浙舊為吳越，兩廣昔稱粵桂，河北古名燕趙，同為歷史上之名詞而已。若滿蒙可以單獨建國，則吳越粵桂燕趙秦晉齊魯等省，何一不可以建國？荒唐奇特之事，有逾於此者乎？明乎此，則知所謂滿蒙帝國明光帝國也者，純為日人所導演之傀儡戲而已，夫滿蒙與少數昏聩糊塗之遺老在日人眼中固為絕好之傀儡也。茲者戲已開演，滑稽之事，將層出不窮。此在中國固屬不幸，而其影響及於遠東與世界和平者，又豈淺鮮？此不僅中國一國之問題，深願各友邦有識之士，加意及之也。

中國今日在國際間，經濟上政治上均佔最重要之位置。以言經濟，則遠東大陸，自通商以來，久為各國商品之共同的市場，同時亦為各種原料之供給者。中國與各友邦，相取相需，經濟上之連鎖，至為密切。而中華民族，素尚寬大，對於通商

各國，無所軒輊，有無相通，一本供求之原則，以故各國得保經濟上之平衡。今日人以扶持滿蒙獨立為第一步，吞併滿蒙為第二步，滅亡中國為第三步。中國果不幸而亡於日，則日本將壟斷遠東市場，全球四分之一人口之主顧，將盡歸於日，每年十數萬萬金元之貿易，亦將為其獨佔。則倫敦紐約柏林之失業工人，必將什百倍於今日，影響之大，可待言乎？以言政治，則華府會議，海牙和會，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非戰公約，皆為一九一八年休戰公約後之產物，蓋列強深受世界大戰之教訓，力謀遠東問題之和平解決，保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再爆發也。故華府會議，慎重宣言，對於中國，力持三大原則；（一）領土保全，（二）門戶開放，（三）機會均等。今若滿蒙藉日人而獨立，則關外數千里膏腴之地，悉淪為朝鮮第二。於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旨，均有抵觸。不獨華會精神，破壞無餘，非戰公約，立成廢紙；各國雖有堅甲利兵，又豈能高枕而臥？各國雖欲避免戰爭，又豈事實之所許？中國雖以積弱之邦，然民氣激昂，恨日入骨，若至忍無可忍之時，為自衛計，為維持共和國體與保全國土計，或政府毅然與日人宣戰，或人民自動與日人作局部之格鬥，當此之時，各國又豈能坐視？影響於國際政治必不減於塞奧問題也。

抑尤有進者，中國共和政體，迄今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雖有少數野心家，謀叛民國，但不久率能蕩平。雲南起義，不數月而定。非兵甲之強，實由全國民心有以促成之也。論者嘗謂民國以後，他無長進，獨於國體，有深切明瞭之認識，深信五族共和，實為中國最適當之政體，永垂久遠，不令破壞。故袁氏張勳以後，無有敢再冒此不韙者。（國民黨專政數年，至今日已無法維持下去，不久勢將取消。然此究與君主專制政體有別也。）今日

黨外無民

汪精衛氏謂「黨外無黨，實即黨外無民」，誠哉斯言。在黨治之下，黨部處於特殊地位，人民一言一動，莫不受黨部之箝制，任黨部之頤指氣使，蓋惟黨部中人為有人格者，此外無一有人格者；「黨外無民」，洵非虛語也。大者違者暫置不論，試以淺近之例為證。

自暴日侵占東北，民情憤激，輿論沸騰，可見人心未死，救亡尚非絕望。「時代評論」為上海最近出版品之一，出版已達四期，尙受社會歡迎；黨部竟目為有破壞國民黨並顛覆國民政府之企圖，依據出版法之規定，禁止其發行；該報乃以被迫停版聞矣，茲提出疑點三端以資討論：

(1) 出版法各條規定之用意，是否與

不察我國國情，不明我國人民心理，必欲利用毫無作用之腐朽僵尸作傀儡，一手遮盡天下人之耳目，以掩其暴行，誠所謂其愚不可及者矣！

中國人民酷愛和平，愛國心理，固所同具。而於世界和平尤所馨香禱祝者。今日人強佔東北，甘為戎首，不顧國際之責難，復巧施毒計，以溥儀廢帝為奇貨，挾而走東北，以關東軍之命，組織滿蒙帝國，是誠視列強如無物矣！嗚呼和平！嗚呼世界和平！

諸青來

其黨義相合；

(2) 該報主張是否有破壞國民黨及顛覆國民政府之企圖；

(3) 該報縱使違背出版法，黨部是否有禁止發行之權

按出版法規定各條，大抵以束縛言論限制出版為惟一之標準。其十九條云：「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之記載：(1) 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2) 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又第三十五條云：「違反第十九條之規定者，處發行人編輯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觀以上兩條規定，其用意所在，尤為明顯。彼立法者既一味責人遵守黨義，不得論

越；其自身立法却棄置其黨綱如敝屣，抑何矛盾至此耶？查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時，決定最小限度之政綱，共二十二項，其中黨內政策第六項云：『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彼立法者身為黨員，尊重黨義，自應根據此第六項，對於言論出版，明定條規，保障其完全自由權，方與最小限度之政綱相合；今按出版法規定，完全自由，絕無保障，反加以嚴重之限制，此非違背黨義而何？黨內違背黨義，乃偏責黨外人以恪遵黨義耶？

『時代評論』主張尙屬正大，對於國民黨固然以諍友自處；局外忠言，不免逆耳，然未嘗有仇視國民黨之心。加以破壞罪名，殊難令人折服。至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更屬捕風捉影之談，三五書生，以言報國，乃竟誣以顛覆政府，抑何與事實相距太遠耶？近年以來，國人對於『治國之黨』，未能滿意，東北問題發生，失望愈甚，街談巷議之中，不免蹈腹誹偶語之禁。誠如鄭洪年氏所謂『取消黨治，取消訓政，成爲一般人議論』是也。匪特黨外如此，黨內奚獨不然，褚民誼氏嘗痛斥以黨亡國；李烈鈞氏等五人更提案於和平會議，謂『爲保障民權計，應任人民自由組織政黨』夫使此議實行，不啻取消黨治，取消黨治主張，本爲保全國民黨而發，並非破壞國民黨。若以取消黨治爲意圖破壞，則破壞者

不在黨外而在黨內矣。且今日甯粵雙方，各有中央黨部，各設國民政府，統一之期，河清難俟，所謂意圖顛覆者，亦應由黨內尸其咎，與黨外人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如黨部所言，『時代評論』違背出版法，停止發行之權，應屬諸市政府或內政部。試就下列條文觀之，便可了然。

第二十二條 不爲第七條或第八條之聲請登記，或就應登記之事項爲不實之陳述而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省政府或市政府得於其爲合法之聲請登記前

親美的迷夢可以醒了

十一月十六日的報紙上載着美國各報紙左袒日本美國代表不願出席國聯的消息。一班關心國事的同胞，很惶駭的奔走相告道：『哎呀！糟了！美國也靠不住了！』

哎！同胞們，我老早在本報第二期上面「看了東三省流血慘痛以後」的裏面就告訴了你們，美國靠不住的。不單是美國靠不住，就是無論那一國，假使和中國沒有共同利害的關係，都是靠不住的。一個民族無論甚麼外交問題發生，自己不想辦法，自己不用能力去對付，總是眼睛望着別國，心裏想依賴着別國。這是乾兒子求乾爸爸的外交，不願國民人格的心理。我們精神上早已亡了國了，這種不顧面孔卑怯的心理早就應該借敵人的槍砲來洗滌一下。

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第二十三條 內政部認出版品載有第十條各款所列事項之一或違背第二十一條所定之事項者，得指明該事項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并得於必要時扣押之。

要而言之，黨治之制保持勿替，則黨部永爲特殊階級，臨乎人民之上，黨權高於一切，即人權低於一切，輕民重黨，黨外無民，黨治之流毒無窮，有心人安得不痛心疾首耶？

揚正宇

我們這幾年來盲目依賴的親美，所得的惡果，已不在少數。現在我舉一個最重要的來說，就是這幾年來的親美的心理，破壞了國家對外的獨立精神與積極準備。

我們這幾年來的政治當局總是把美國當做一個保鏢的。有了這個保鏢，有了王正廷顧維鈞幾個所謂外交家，便以爲萬事可以安心了。平日對於無論那一國從無一點打算和一點辦法。甚至於舉國上下，終日祇在做那「日美戰爭」的噩夢。假如你要問他，日美不戰爭時，我們中國便怎麼樣？就是日美戰爭時，我們中國又怎麼樣？一點所以然也答不出來。不單是從前軍閥政府的外交是這樣，就是現在所謂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還是如是。日本兵來了祇有

誤。人家來搶自己的領土的時候司令的不令，邊防的不防，手送給人家之後，再來和人家去到國際聯盟去請人評道理。堂堂一國的政府，有這樣滑稽的舉動，真是使全世界人笑掉牙齒。現在眼見得國聯坍台了，小官統帶行搬出來了，日本兵不單是不撤退，還有躍躍進關之勢。他們的辦法在那兒呢？祇好埋怨美國罷，祇好痛罵國聯罷，祇好求上帝保佑罷。我們要曉得這種對外毫不打算，毫無準備的大錯誤。依然是這幾年親美心理造出來的。這種惡劣心理不打破，對外是始終無辦法的。

威爾遜那無戰勝的和平早就騙了十年以前的德國。這下子硬碰硬，沒有滑頭的餘地。雖對於二十餘年來惟自己的馬首是瞻緊緊追隨着的乾兒子，也祇好把公理正義人道的假面具揭開了。恐怕他還要教訓你幾句：「我的乖乖！這是你自己弄糟的呵！」

同胞們！我們要牢記着這個大教訓。我們要澈底覺悟，我們要覺悟祇有我們自己可靠。祇有我們的鐵拳是為我們自己用的。美國人不合作，怕甚麼？日本人凶惡，怕甚麼？假使張學良像馬占山一樣，奉吉二省不會失掉。假使蔣介石像馬占山一樣，全國早就對日宣戰了，旅順大連等地恐怕早已佔回來了。同胞們！我們恢復我們二十年前悲壯不屈獨立不倚的國魂呵！別人

胆小我們自己來罷。政府無辦法，我們國民自決罷。假使全國同胞個個都像馬將軍一樣，我們不單是保全東三省，我們還要收

怎樣去對日作戰

日本佔領奉吉的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全國輿論無形中分為兩大派，負責國責任政治軍事當局，及一部分怯懦苟安的國民，是主張「和平」「鎮靜」「無抵抗」，大多數有智識的國民，尤其是有革命性的激烈分子，則主張對日宣戰，抵抗到底。我們是主張不顧一切對日宣戰的，關於主張宣戰理由，本報二三期已有陳啓天君一文說明，此刻不必再贅。小心謹慎的人，一定要問，以中國國勢這樣的衰弱，你們主戰，應該怎樣的戰法。不錯，這確是主戰論成立與否的中心問題。我們現在將我們所主張對日作戰的實行計劃寫在下面，以幫助國人對於主戰論的認識。

(一) 對於反對宣戰理由的駁斥

關於主張對日宣戰的理由，已由陳啓天君那篇文章詳細說明，此刻不必再複述。但是有幾種反對宣戰的普通理由，陳君那篇文章還沒有解答，故我們先舉出來，略加解答，以補充理由的說明。

第一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我國的實力不充足，不能對外作戰。中國現有軍隊，內

回旅大等失地呢。那時我們再來對着美國說：「乖乖！乾爸爸雖遲衰一點，却還有一點最後掙扎的老勁呵！」

當乃惠

容腐敗，誠不足與日本戰。但實力不足的国家，並不是絕對不與強敵作戰的。歐戰時塞爾維亞的抗奧，比利時的抗德，均以弱敵強，取得最後的勝利。因為國際形勢，敵人的國情，均對於戰爭的勝負有關。日本因為國內生產的不足，經濟的凋敝，和思想界的動搖，若持久戰爭下，必定失敗。（參看奧德柏著「日人果足畏乎」一文）而國際情形又是有利於我國，中國軍隊之不能戰，並不在軍士的怯弱，而在乎器械的不利和統帥的無能，以及交通的準備不充分等。中國軍隊經過二十年長期內戰的訓練，除智識不如日人外，對於作戰的經驗和吃苦耐勞的本領實勝於日軍，戰事一延長則有能力的統帥自然顯露，無能力者自被淘汰，器械方面可由國際的援助而得，作戰區域，必在中國，則地形交通的便利與否，彼我共之，所以上種種，均不足為反對作戰的理由。況我們主張作戰，本抱有大犧牲的決心，若思一無犧牲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未免是夢想。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均以舉國委敵，僅乃得濟，我國今日若欲外抗強權，也非有舉國犧牲的大決

心不可。

第二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戰事的犧牲太大了。萬一戰事果開，作戰的區域必是中國的土地，中國沿海一帶居民的生命財產必受蹂躪，生產事業必完全破壞，經濟必完全破產，若不幸戰敗，國家所蒙的損失越大，這都是作戰的危險。但是現在東三省並未作戰，已經日人蹂躪了，二十年來中國並未向外國作戰，但是內戰的犧牲也不少，中國人民能忍受內戰的犧牲，能忍受對外和平退讓下的犧牲，就不能為國家永久的前途計而再受一次大犧牲嗎？況今日局勢，即使退讓，日人得寸進尺，他日又安知不以蹂躪東三省的鐵路再來蹂躪我山東，福建，以及其他各省呢？與其節節退讓仍難免日後陸續的蹂躪，到不如孤注一擲，為國家爭一次最後的人格了。

第三種反對的理由是說戰事一開，共產黨必乘機攪亂，全中國有赤化的危險。戰事一開，人民田園財產受蹂躪，土匪增多，共產黨必乘機為赤化宣傳，誠為危險。但須知戰事開後，人民武裝自衛的勢力也必與匪化勢力同時並進，其匪縱能擾亂，也不過一二省區，斷不能席卷全國，人民受國難的刺激，既能抵抗日本，也必能抵抗蘇俄的侵略，共產黨乘機破壞中國的後防，則人民的武裝勢力必起而與之死戰，結

果共匪必與日人同其失敗的命運，況日人若勝，對共產黨必盡力剷除，共黨又何利於助日亂華呢？

(二) 作戰的準備

以上將我們主張對日作戰的反面理由，都已經說明，但是怎樣才可實現作戰的主張呢？現在對日和戰之權，不操於國民自身，而操於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國民黨現正忙於本身的統一問題，連政府都穩定，更何論於決定大計。對外除乞憐國際聯盟之外，便無別法。故仍不能不賴我們國民自己努力，自己去準備作戰。我們對於國民自動備戰的方針如下：

一、鼓吹全國輿論，主張宣戰。迫政府以必戰。國民為舉國一致對外起見，不願與政府為難，如政府能有覺悟，順國民公意，則我國可以暫時放棄其他一切問題，加以擁護，以便統一國力。故主張全國輿論應一致鼓吹宣戰的利益，迫國民黨政府下必戰的決心。

二、政府如畏日投降，則國民應自動起而組織國防政府，實行指揮對日宣戰。舉國一致對外是國民的希望，但須政府真有覺悟，對內恢復人民自由而對外強硬。如政府仍無覺悟，對內壓迫而對外屈服，則我國民不能仍長此忍受無抵抗的犧牲。應即起而自動集合，組織基於民意的國防政府，對日宣戰。現在全國民氣沸騰，軍人

也多覺悟。自動救國，其時已至，國民不要忘却自身的責任，而一味依賴政府。

三、一切有智識的愛國國民均須捨棄本業，到民間去組織武力，實行對日作戰。現在國事日亟，全賴受過教育有相當智識的愛國國民犧牲一切，為全國民衆領導。現在全中國的農村武裝組織到處皆有，愛國的智識分子應一律投身其中，將他們聯合起來，加以啓發，使一致對外。不再泥於和平救國的迂遠之說，以坐誤時機。四、聯絡全國軍人使自動抗日作戰。軍閥也是中國人，如能幡然覺悟，放棄私爭，一致對外則我們自當原諒。但如始終不悟，則國民也不能再加寬恕。我們應利用中下級軍人愛國憤恥的心理，加以聯合，使起而自動脫離本軍，實行對日作戰。這種零碎的愛國軍隊一多，則統一起來便成為有力的對外作戰基本隊伍。

(三) 作戰的方略

在備戰期間當然仍可進行外交運動以期和平收回國土。但國聯援助之無最後制裁力已可斷言，故全國人民仍不可不作最後宣戰決戰之準備。故我們將作戰的方略說明於下。

第一，正式軍隊作戰既不可靠，故只有用野戰方法以零碎的隊伍，分布於各地，與敵軍作持久的散兵戰。日軍器械訓練俱遠勝於我國，在東三省及沿海一帶的廣

大平原之中作戰。我軍頗難取勝。故我軍不利於大規模的密集式戰鬥，而利於零碎隊伍的散兵戰。我軍因語言習慣及愛國心的關係，容易伏藏於民間伺隙而動。日軍所到之地，因給養及他種關係，勢不能殺盡我國民衆，故我軍即可利用此廣大的民衆爲隱蔽，爲引導。日軍勢強則我不出，日軍勢弱，則我出攻。如此方法雖不能一時得勝，但可使日人不能摧毀我主力軍隊，並使日人時時戒備，勢必集兵一處，不敢分散，其佔領即失去作用。

第二，利用野戰的兵力破壞日人的佔領地一切資源及軍用工具。野戰的方法主要不在摧毀日軍的實力，而在破壞日人佔領地一切資源及軍事交通等工具。如東北的南滿鐵道，撫順煤礦，以及一切農田，工廠，商肆，俱可用野戰的方法以破壞之。如此日軍雖佔領多地，不能利用，且必用重兵防守，由國內運輸接濟。持久下去，日必坐困。

第三，自行破壞一切將被日人佔領之地。日人所恃爲對付英美俄等國干涉之把握，在利用我國天產以爲其軍事的資源。我軍於一經宣戰之後，自料不能固守之地，如沿海各口岸，即在臨退之時，將一切田莊，工廠，建築物，盡量摧毀，使日人難得一地，等於空城。從前俄國抵抗拿破崙大兵即用此法。我國今當全國存亡之機

，非有此大犧牲的決心不可。

第四，殺戮與日本聯絡及供給日軍各種需要之賣國奴。日本以少數兵力，欲想統治我國，非利用我國的賣國奴及一般貪圖小利的愚民不可。欲斷絕日本人的利用，非對於這些大小賣國奴施以極嚴厲的懲創不可。凡受日本委任，統治地方者，殺無赦。替日本人奔走拉攏者，殺無赦。替日本人偵探消息者殺無赦。貪圖小利供給日人以物品及他種需要者殺無赦。懲一儆百，則賣國奴必紛紛自懼，而不合作政策成功。日人百戰百勝亦無所施其技。此種懲罰手段不能明用者，則以暗殺行之。

第五，萬一軍事不利，則遷政府於西部高原。對日作戰最初的勝利把握是很少的。故政府必遷於較安全的地帶，萬一沿海諸省均失陷，則遷都於西北或西南，西安，成都，蘭州，重慶，綏遠，昆明，皆有作最後國都之資格。

第六，非戰勝不講和。最要緊的是持久作戰的勇氣非戰勝不講和。因爲以我國軍事之短敗。最初開戰，必無戰勝的把握。若一戰敗而即言和，則損失權利更大，反不如不戰了。故言戰必有持久的決心。必如歐戰時之比法等國，雖國境盡失亦不言和，如此方能引起世界的幫助，取得最後的勝利。

第七，全力煽動全世界之反日。最後

的勝利仍須賴國際形勢的展開，故作戰之時，同時即須注意外交的對策。勢力煽動列強加入戰團，一致抗日。對於與遠東間題有深切利益的英美法等國，尤須特別努力。

(四) 必勝的把握

倘貫徹上述的作戰方略，持久下去，不怕一時的犧牲，不因戰敗而屈伏，則我國必有最後勝利的把握。以下解剖這個道理。

第一，戰爭延長，中日兩國經濟關係全斷，日本必破產。戰爭延長，對日經濟絕交不必數吹而自然實現。現在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是日本倚賴我國者多，乃是顯著的事實。日本每年要向中國和平採取金錢至六萬萬圓以上。戰爭延長一年，則日人即損失六萬萬之鉅，以日本的國力，斷難支持。若英美加入戰團後，經濟實行封鎖，日人更非敗不可。

第二，日本雖佔領各地而不能利用，等於空費。野戰方略如能貫徹，則日人佔領地點毫無用處，等於赤地。縱使強迫一部分華人作工和耕種，而大家都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中勢難收效。日軍不利用佔領地，則軍事行動毫無所得，主戰派必失去民心而失敗。

第三，列強因經濟受損，必強迫日本退兵，戰事延長，受害者不僅中日兩國，其

他各國也必因中國秩序不安之故而大感經濟上的損失。英美等國利害較切必出而連合干涉迫日本退兵言和。如日人不肯屈服，則列強必加入反日戰團，至少可以造成克里米戰爭中英法意助土抗俄的局勢。

第四，日本如久不能戰勝，則國內必起革命，軍閥政府必倒。日本近年來國內青年思想急進，久已不滿於其國體及政治社會組織。而一般軍人狂於中日，日俄，日德，幾次的勝利，尚欲好大喜功，求競於外。倘日人不戰而取我東北，則其軍閥為有功於國，尚可保持一時。倘戰事開後，久不解決，無論戰敗，即不勝不敗，在永久相持的局面中，日本軍人的體面亦必大為損失。彼時日本國民感受經濟困難，失業的恐慌，國威的墮落，新思想的引誘，加以褊狹急進的國民性，自然必起而革命，推倒軍權，改變國體。這種危機，是凡有識者所都能了解的，這是我們所以要主張對日持久作戰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五) 戰後的計劃和利益

我們主張對日作戰是要抱定不戰勝不講和的決心的。戰而不勝，雖犧牲全國，亦決不言和，倘以如此決心，則最後無不勝之理。戰勝之後，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幾種利益：一，收回失地及一切已喪失的國權；二，取消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

約；三，將百戰精兵組成國防軍隊；四，建立真正民治的統一政府；五，乘勢與英法美等國交涉，取消一切不平等待遇，恢復國家的獨立自由；六，乘勢與蘇俄談判，根本禁絕赤化的宣傳；七，除扶助朝鮮獨立之外，對於日本民治政府可恢復中日的國交，聯合一致，對付白色人種的侵略。不幸而一敗，再敗，至全無抵抗能力之時

一個救亡禦侮的方案(上)

(一) 談救亡禦侮者應先認清的幾點

(二) 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標方案

(三) 我的救亡禦侮的治本方案

(四) 目前國人應整齊的抗日步驟

「救亡禦侮」！「救亡禦侮」！這種應時的聲浪與文章，在最近一個多月中，實在聽了不少，也見得很多。然而一察目前流行的什麼道德救國，學術救國，與文化救國的等等論調，又不禁引起了我的無限感想，深覺一方面要對這類似是而非的說法加以痛闢，一方面自己也得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以供國人的抉擇。茲謹分項說

，亦不過與今日局勢相等，我們又何畏面不言戰！中國對日本的戰爭，就如一個無家無業的破落戶和上等紳士吵架一樣，破落戶被紳士打上幾拳也不見得失去多少身分，紳士被破落戶唾下一口，便成為終身的恥辱。同胞們，二十年長期內戰的苦痛也早已受夠了，為什麼不能再忍受一次外戰的犧牲呢？

劉天子

明於下：

(一) 談救亡禦侮者應先認清的幾點

杜威博士說得好：邏輯思考的步驟有五，一是感覺當前的困難，二是認清困難的所在，三是擬設解決的方案，四是推展所擬諸方案之可能的結果，五是試行所擇方案以觀後效而定從違。現在較感敏於救亡禦侮的方案的人們，如果能依循這五步驟做去，雖不中，亦不遠矣。所可惜者，是自日寇進佔東三省各要地以來，舉國雖惶惶然怖於大難之已至，然而目前難關究竟何在，應付方法究有若干，此若干方法中究以何者比較適當，恐怕能明確認識的人不見得多罷。如果只知國家危險，而不知目前可危的是什麼，只知想方設法，而不知方法未必一一對症，則輕發議論，

亂出風頭，立異鳴高，渙散團結，不惟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反而加重國家危機，這是要請登台弄舌與伏案搖筆的名流學者們特別顧慮一下的。

以我看來，當茲國難臨頭之時，第一

一點要認清目前困難的事實究竟何在。如果執着主觀的成見，馳騁浪漫的感想，則崇奉道德者，提出道德救國的方案；醉心文化者，提出文化救國的方案；迷信宗教者，提出宗教救國的方案；甚至有人可以說惟哲學能救國，惟優生學能救國，惟藝術能救國；下而至於紙煙店，牛肉館，亦何嘗不能大登其廣告說：惟有多吸國貨紙煙，痛吃國產牛肉才可救國；凡此等等，何嘗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一考目前迫切的事實，又皆不免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滑稽辦法。不過當前危險的事實，亦非片語可盡，概括言之，一為屬於國外者，一為屬於國內者。屬於國外者又可分兩項說來：

(甲)日本軍閥的侵略決心

日本決心侵略東三省，遠在光緒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當時它與俄國締結的十五條樸資茅斯條約有兩條關於中國，茲錄於下：

第五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

，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特權及讓與，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但在該地域內俄國臣民之財產權受安全之尊重。

第六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并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炭坑無條件讓與日本。

除這兩條外，還附帶規定了一條，即

兩締約國為保護滿洲鐵路起見，於每基羅米突得置十五名之守備兵。俄國為日本戰敗，遂盡舉得之於中國者完全奉送於日本，這是不足為耻的事，所可恥者，是中國的土地與主權，乃一任帝國主義者私相授受，輾轉讓渡而莫如之何！於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至此乃得所憑藉，發榮而滋長。第一步先滅朝鮮，朝鮮既滅，自然輪到東三省了。

後來日本的大陸進取政策又戰勝了海洋進取政策，強硬對華政策完全代替了柔軟對華政策，軍閥的侵略野心更是一天增一天，政府的侵略計畫，更是一天精密一天。所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也，關東廳也，關東軍司令部也，實無一不在那兒積極做吞併東三省的充分準備。加以它近

幾年來（一）人口的過剩，（二）糧食的缺乏，（三）商品的富餘，（四）原料的不足，與（五）資本的盈溢，這又無一不足使它吞併東三省的陰謀轉直下，勢非達於圖窮匕見之時不可。所以我在本刊第一期上說：

「日本侵略中國的準備，早已到了成熟的地步；乘機發展獸行，不過是時間問題，縱無中村事件，也要在最近期間製造機會，以為進兵佔據東三省的口實。它此大悍然不顧人道正義，侵奪我要地，屠戮我同胞，並非什麼意外，也非什麼特殊糾紛所招致，只是它預定陰謀的貫徹與表現」

現在從種種事實看來，日本軍閥侵略的野心，社會經濟的逼迫，決不能令其暫歇。兇險，無所得而罷兵，也決不能令其拋棄大陸進取的傳統政策，使東三省不經中國的一番大決鬥大犧牲，而安然免蹈朝鮮的覆轍。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一件事。

(乙)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

現在日本決心侵略中國的事實既如此，那嗎，國際間的形勢又如何呢？談到此事，則可注意者，一是國聯的依約制裁，二是美國的仗義干涉。今之國聯有無依約制裁日寇暴行的決心與能力，尚有極大的問題存在。何以呢？因為國際聯盟只是白色帝國主義者的一副假面具，在平時却有兩種功用，一是用以欺騙弱小國家，掩飾自身

的猙獰面目，二是用以牽制其他競長爭雄的國家，保持自身權利的優勢。一旦到了面目無可掩飾，優勢無可保持之時，帝國主義者勢必訴諸武力，求公理於疆場之上，弱小國家要想藉國聯條約做護身符，那真是一百二十分的荒唐夢想。袁浩風先生在本刊第二期「破產的國際聯盟」一文中說得好：「一切國際爭端，苟兩造中之某造爲一強國，則雖知後者如何破壞公約，踐踏公約，堂堂國聯執行部亦無如之何」，它並舉意之對希，羅之對匈，以比今番日寇之對我國，推斷國聯仍不免要保持向來態度的。要曉得國聯份子雖多，但能操縱其間者只有幾個強國的代表，只要公約的破壞與踐踏不致損及本國的利益，他們又何必爲弱小國家作嫁，而得罪強大的國家。如果其他破壞公約的國家再能以他利種益交換，他們又何必不以條約爲紙屑，共分杯羹呢。最近國聯雖然有十三票對一票反對日本之表示，但除幾個小國代表。是出於同病相憐之援助外，其他若英，若法，若意等強國代表，殆多由一種酸素作用使然。將來日本外交手腕設能運用得巧妙些，又安見得他們不以空洞敷衍的政策始終其事？國聯之不足恃，就是如此。

至於美國，它一向對中國的外交雖然比較的好，但這種比較的好，與其說是由於尊重中國的主權領土，無庸說是出於憎惡他國的捷足先登。它對於日俄侵略滿蒙，誠然時時從中破壞，例如一九〇五年收買滿洲鐵道的企圖，一九一〇年滿鐵中立的提案等，雖然大出其力，但目的也只在使滿蒙不要成爲日俄兩國的禁樹，只在使自已也有措油分羹的機會，何嘗是主持公道更何嘗是仗義援助中國！這次日本進佔我國東三省，在一般看來，以爲美國必定能爲我助，甚至可以引起日美的戰事。現在究竟如何呢？一個多月的事實已告訴我們，美國是始終在作壁上觀，始終未傷日本的好感。自國聯一致主張請美參加後，美則訓令代表，對討論經濟制裁時，不許發言。這從表面上看來，雖似嚴守中立，實則就是不肯過於得罪日本。它嚴守中立，並非有憎於中國，亦非有愛於日本，乃是因爲自己的利益還未在外交的算盤上打好，乃是因爲不明日本此次將怎樣向它做外交的買賣，於是不得不暫以曖昧態度，掩其商人惟知圖利的醜行。如果日本能有他種重大利益條件與之交換，則美國不但不能仗義援救中國，或且將乘機暗助日本。最近日本政府派要人赴美疏通，就是爲此。設日本外交生意做得不順利，則美國也許憑藉好名詞來干涉日本侵略的暴行。但美國自利的外交算盤究竟如何打法，日本究竟如何還價，其權完全操諸他人。我們若不想快設法自謀生存，只知坐待美國的仗

義，豈非緣木求魚的夢想？至於聯俄制日，更是危險萬分，因爲聯俄，就外交言，不但不能制日，且先失英美法意等資本國家的同情，使之轉而與日本結於一條戰線之上以對中俄，就內政言，不但不能團結，且易先使稍殺凶殘的共匪因而乘機作更大的發展，本刊第三四兩期陳啓天先生論之已詳，無庸多贅。惟自助乃能受人助，現在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忽的第二件事。

當前危險的事實，屬於國外者既然如此，屬於國內者又何如？以我看來，也可分爲兩項說說：

(甲) 黨治政府的私鬥誤國

民國以來，國家大事一誤於袁世凱的陰謀帝制，再誤於北洋軍閥的輪流火併，三誤於國民黨中文武同志的私鬥不已。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始則有曹漢兩政府的對峙，繼則有桂系的分裂，有閻馮與蔣的大戰，近則有粵兩政府的抗衡。以號稱革命國民革命的武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旦獲得政權，遂不惜步武北洋軍閥的後塵，年年相殘，時時互鬥，以人民爲犧牲，以民族作孤注，國不成國，民亦失其爲民，外患內憂之來，實爲必然無可俾免的事實。到了日寇逼據東三省，黨政府事前既置諸查杳，毫無準備，臨時又不能奮鬥抵抗，惟知仰賴渺茫而不可恃的國聯援助。至於

私鬥的情形，則庸專的分裂如故，權利的爭奪如故，言詞的醜詆如故。自所謂和平統一會議開幕以來，名曰精誠團結，實則異夢同床，名曰共赴國難，實則爭權奪權。彼黨國要人目前所散精神者，不是如何準備對日作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箝制黨內異派的問題；不是如何安插夾袋人物以營私的問題，而是如何運用國際外交以打擊日寇陰謀的問題，而是如何嚇使嫡系同志或機關報紙以醜詆對方同志的問題。眼看國聯限日本撤兵的期限即到，日寇不但無服從的模樣，反而繼續擴大暴行，則十一月十六日以後的情形如何，實有不堪設想者。黨政府不能節其私鬥之精力，以為抵抗外侮之用，重私利而輕國權，不圖一至於此！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三件事。

(乙) 社會人民的麻木依然

這次國難之來，從外表上看，好似社會各方面頗有極大的覺悟，認為非全體一致起來監督內政，抵抗外侮不可。但從事實上切實一看，則知因此次國難而振奮者，只為極少數之智識份子，而大多數國民仍是麻木如故的。即以教育界而論，各校雖組有抗日救國會與義勇軍，但除外患刺激較深與輿論鼓吹較力的地方，尚能做得起勁外，其他仍只是少數熱烈份子在那兒做擬宣言發

通電的功夫，在那兒辛辛苦苦地受着訓練，而號稱富於愛國精神的青年學生，多數仍然是鎮靜如故，乾脆言之，就是麻木如故也。至於教職員們雖然近來也漸肯出頭說話，但除上海二百餘教授曾經發表他們沉痛而正大的主張後，全國其他各大學起而響應者在那裏，獨標新主張者又在那裏？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大多數教授們的涵養功深與臨難不驚的靜鎮態度了。此外如商界，工界等，雖然偶而也有愛國言論與行動的表現，但更是少數中之少數者，而極大多數仍是莫明國難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至於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人，更是然麻木無知了。這樣死氣奄奄的民族，要想爭存於二十世紀，要想免於強權的宰割，要想排除當前的國難，真為因果律所不容，事勢所難許。這是目前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四件事。

目前困難的事實如上述，一為日本軍閥的侵略決心，二為國際援助的渺茫難靠，三為黨治政府的私鬥誤國，四為社會人民的麻木依然，則第二點就要認清這些事實有將演成何種形勢的可能。這些困難情勢實在是要從內外夾攻中來毀我國家，從相得益彰中來亡我民族，而且它演化是永無止息的，是日漸擴大的，今後究竟要釀成何種結果，我們須得細細考察一番。在本刊第四期中，我曾說

「這次國難的結局，不外兩途，一是我國政府甘為城下之盟將滿蒙權利切實地，具體的奉獻於日本帝國主義，以為其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憑藉，否則日本決不能輕於停止其獸行的擴大；二是中華民族要發揮自衛的人性，不願暫圖苟安，種下全體民族與整個國家覆亡的禍種，而一致起來拿鮮紅的熱血澆息日寇凶殘的砲火，拿積累的屍骸引起世界人類的同情與援助」。

這兩條路現在都呈現於全中華民族之前。第一條是死路，不必說；第二條是生路，還得加以研究。因為如果決心走第二條路，則可由這決心中，這氣概中，孕育出第三種形勢來，即是日本軍閥的戒心與世界列強的恐慌。要曉得日本軍閥所以日日加強其侵略中國的野心，實鑒於中國政府太糟糕，民族太墮落，毫無抵抗力的原故。如果我們當此次危亡之時，政府與人民一致團結，一致抵抗，不避艱險，不怕犧牲，竟然作宣戰的準備，這便出乎日本軍閥意料之外，他們考慮到佔據東三省，佔據中國，不但不可，縱有可能，其自身所受蒙的損失未必能償所得時，也未始不可稍斂其暴行，而求他方面的解決。至於世界列強心目的中國政府與中國民族，也與日本無異，只有輕蔑，沒有重視。

如果這次能突下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則觀感必爲之一變，以爲中國不是毫無希望，示好於它不是毫無利益，這時未始不可由心理上的同情，轉而爲實力上的援助。日本如果有所戒懼，列強如果能來援助，則國家危亡之機，未始不可利用這種形勢而得挽救，民族爭生存的血戰未始不可暫免。不過天下事都要付其相當代價，才能實現出來，中國目前惟有積極作宣戰的準備，才有免於戰的可能，惟有決心作衛國的犧牲，才有免於犧牲的可能。我們雖不一定要走上上述第二條的慘痛之路，但必先決心走它，則不但第三種比較好的形勢萬無形成的希望，而且勢必轉入第二條死路。這是談救亡禦侮的人們所萬不可忽的第五件事。

目前事勢推演的結果既不外上述三條途徑，則第二點就要認清怎樣才能擬出針對事實的方案。我以為救亡禦侮的方案必得根據以下幾個原則擬出，才能比較合於實際：

(一)應抓住當前的事實

我 國文人學者最大的毛病，是好勝空想不顧事實，尤其是呈現於眼前的事實。譬如因日寇佔據東三省而引起國難，因國難而來談救亡禦侮的方案，這明明有個事實的線索可尋，也就是日寇是抱着何種態度來侵

略，列強是抱着何種方針在觀望，以及所謂侮，究竟是何種侮法，所謂亡，究竟是怎樣亡法。救者救此亡，禦者禦此侮。而現却有一般人偏偏不睬這些眼前難於解決而又不得不求個比較好的解決的事實，只在那兒高談什麼精神力量，文化功用，與固有美德。他們的文意似痛切而實空洞，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顧而且不能緊握目前國難的一件具體事實，所以也不能針對着它們而擬設一個較好的方案來。

(二)應重視救急的辦法。

輕視具體的治標方法，這是我國一般學者文人們的第二個毛病。要曉得治本固然要緊，但治標有時且比治本更重要，有時且爲治本之本。譬如高樓不堪風雨的打擊，傾倒即在目前，此時治標救急的辦法，惟有室中全體動員，出來設法，蔽其風雨，撐其牆柱，才能暫免於覆亡。這時如果有人在那兒唱高調，說這不是根本的辦法，這是亂來，這是無聊，而主張固其牆基，堅其結構，試問能有補於當前的傾覆嗎？不但無補，且足以弛懈室人救急治標之勇，以速其傾覆。治本之談並非不重要，但不能因此而忽於治標，以致本且無有，何有於治！當今日千鈞一髮之時，與其空喊什麼精神，文化，道德的高調，實不如細細研究如何使民氣膨脹，國人覺醒，如何使日寇戒懼，世界同情，如何裁制國民黨政府使毋

因私鬥而亡國的等等辦法之來得切實，來得有效。諸公真要拿出什麼根本救國的大計，似可不必在這時趕熱鬧，等到將此次交涉辦得不十分吃虧時來談也不算遲啊。

(三)應打破復古的心理

什麼「發揚固有文化」，「提倡儒家道德」的呼聲，在最近一個多月內的國難中都給一般華洋合璧的八股派學者唱得高聲入雲。我們的固有文化，與儒家道德究竟是什麼？究有無「復興」，「發揚」，與「提倡」的必要？與可能，這是一百年也打不清楚的筆墨官司。國家與民族在目前給人蹂躪到這個地步，不在目前看看，不從將來思想，只是矜誇過去的堯天舜日，孔言孟行，引着時代的車子開向幾千年以前，試問能絲毫有濟於國難嗎？縱使堯舜孔孟復生，他們那一套本領能嚇退日本人出東三省嗎？能使二十世紀中墮落的中華民族忽然向上嗎？我以為惟有從應付目前國難的悲壯行爲中，培養國民自衛的，合作的，與舍私顧公的新道德，創造國民進取的，向上的與適時應變的新文化，才能創造出一個新的國家來。撇開目前能製造文化與道德的實際環境不談，而來空談復古的救國方案，真可謂不識時務。

以上三點——一認清目前困難的事實，二認清事實推演的可能結果，三擬設方

案時所應守的原則——是我對於此次國難之事實的觀察與立言的態度，下篇所擬治標與治本的方案，也就是根據這觀察，這

日本還要求商租權嗎？

張子敬

日本自九月十八出動軍隊，十九晨佔住瀋陽長春營口安東各地，二十一日佔住吉林，由是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及吉長鐵路吉敦鐵路各沿綫重要城市，皆入日軍掌握之中，繼而吉林有照治承命主持，遼甯有袁金鎧代維秩序，錦州臨時省政府，既經轟炸，威望全失，張海鵬大舉攻黑，日軍且親自出馬，雖經馬占山孤軍苦戰，一再挫折，而正力圖再攻，即為日本「上國」面子計，亦不打到齊齊哈爾，勢不罷休，今日擁溥儀登殿，恢復大清帝國，以便受日本之保護，則鯨吞之計已成，尙何求於商租權呢？不過如果中國有決心，死力爭國權，保國土，致引起國際重大糾紛，滿洲的大清帝國由日軍卵翼而生，終隨日軍撤退而去。日人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將為交涉之中心，商租權問題，乃中日折衝要點之一，則其性質，我們不能不澈底研究，茲特略述其梗概。

商租權實乃土地租借權，我國特設有租界，供外人之居住及經營工商業，租界外之不容外人插足，乃為情理之當然。日本知有利而不知有理，乘歐戰機會，向我國

態度而來。深望閱者能予以切實的指正。
(本文第一部分完，全文未完)

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第二號第二第三兩條要求：「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並得任便居住來往，及經營商工等項生意。」由二十一條之要求，我國受最後通牒之壓迫，而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奇恥大辱之中日條約，該約第二條允許日人「在南滿洲為營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第三條規定「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業等一切生意。」至在東部內蒙古則並未許日人有商租權及自營農工業之權，僅在第四條裏面規定「如有日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准之」是日人所要求之含有硬性的土地租借或所有權，而結果為軟性的商租權，所謂商租者，必先商得地主同意，始能租借之謂也。又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南滿洲商租解釋之換文，謂「第二條所載之商租二字，須了解含有不過三十年之長期限及無條件而得續租之意義」，是商租權僅有三十年，期滿後苟

不得地主同意即不能繼續租借，字義顯然，毫無曲解之餘地。乃日人解釋為商租之期間，定在三十年以內，滿期因預知可無條件續租，故滿期即可重行商租，永遠繼續，是則日人永遠佔有，何必設存續期間為三十年？此等解釋，自屬強詞奪理，實則無條件三字，乃對中國政府而言，並非對地主而言，對於地主，既曰商租，既有期限續租自必仍須得地主同意，殆無疑義。惟約中所用之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等字樣，毫無明確之界，南北滿如何劃分，而且既有南北滿，自亦有東西滿，各方之界限何在？所謂東部內蒙古之含混，亦與南滿同，再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又將如何劃定？如長春以南之蒙古王地，早成為滿鐵沿綫之開放地，亦屬於東部內蒙古？抑屬於滿洲？以兩國間締結之條約，而如是含混不清，殆亦足見該約之成，乃出於非常手段，雙方均不免慌張與唐突的情形。

該約雖然成立，而中國從未承認，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會議席上，中國代表，一再申請取消，一九二二年衆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取消該約，一九二三年中國政府正式照會日本政府，聲明該約作廢，日本政府覆稱「斷難承認」，由是在我國立場上，商租權已經撤銷，而日本立場上，則認為仍然成立，且積極進行其商租，一再要求東省當局，訂定合式的商租細則，東

省當局不爲所屈，一再拒絕。而日人移民政策，根本上有所變更，商租權問題，乃與東北朝鮮人問題，有不可分離之概。

日政府擬大批移民於我東北，從實權上侵佔我領土，不料經二十餘年之努力，耗費鉅額款項，結果在我東北之日人，連官吏鐵路職員及暫時居留者在內，亦不過二十萬人，而中國人之增加，則自日俄戰前之一千二百萬，到最近之三千餘萬，其中自內地移來者，民國元年至十一年每年一萬至三萬不等，民國十二年後，關內各省，因連年天災人禍的結果，增至每年竟有四十萬至百萬之多，用是日人有「征服中國者往往反被華人征服」之說，其恐慌之情，溢於言外。

日政府鑒於以日農移殖我東北之失敗，乃轉其目光於朝鮮人，其始日政府對朝鮮人之移居我東北，不甚注意，故朝鮮人入我國籍者甚多，迄近年，日政府迫朝鮮人在領署註冊，極力助其反抗中國官廳之任何干涉，由是朝鮮人問題，乃使我無從措手。糾紛層出不窮，本年之萬寶山案，亦其一例。朝鮮人在我東北者尤其是甘心爲虎作倭之輩，大受日人之特殊保護，而在朝鮮，則受日人之特殊壓迫，所以差別其待遇者，乃實行其間接殖民政策也。所謂間接殖民政策，即殖日人於朝鮮，殖朝鮮人於我東北，所以必使鮮人在家居感受痛苦，在東北且享受幸運，而後朝鮮人既有不能不他適之苦，又有急往樂土之願，日人之計誠辣，日人之用心亦良苦。

朝鮮人之特長，在種水稻，我國農民，頗樂僱用之，而不能取得土地權，仍無基礎，且來者必不能多，我國既未承認商租權，日人雖可由已歸化之韓人或漢奸頂名冒購，而韓人因重國籍之故，我國已有限制，漢奸則畏國法，不敢輕易受命，用是日人雖頑強狡獪，仍不得實現其理想，所以必爭商租權，以便完成其殖民政策。朝鮮人可置產業及自由雜居之地，乃爲延吉汪清和龍琿春數縣，而是地已韓人多於華人，不啻朝鮮之延長地帶，是爲有所謂商租權之結果。竊我國經濟力薄弱，富

韓光第之死（三幕悲劇）

劇中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 韓光第
- 張季英
- 何雙奇
- 林選青
- 張副官長
- 參謀長
- 范靜芝
- 韓夫人
- 魏長林
- 勤務兵甲

源未能開發，不動產價格甚低，商租實行，挾日人之雄厚資本，不難一一收買，以殖其朝鮮順民，而况日人或朝鮮人所到之處，日人即要設立領事館，及隨帶有日本警察，以直接管轄其臣民，則我之行政權，亦遭破碎，吾民將何以爲生。所以商租權問題，其性質之嚴重，殆較吉會鐵路，有過之無不及。換言之，日人之要求商租權，即欲蠶食我領土。如目前鯨吞之舟，一帆順風，自無取於蠶食之計，萬一風浪突作，鯨吞之舟，縱不沈沒，亦必折回原地，而後仍須借商租權以蠶食之，必力爭其基本原則。惟吾人固必反對鯨吞，亦決不可爲避免鯨吞，而任當道者甘受蠶食。

侯 曜

- 勤務兵乙
 - 礦工代表甲
 - 礦工代表乙
 - 共產黨員
 - 傳令兵甲、乙、丙、丁、戊、己、六人
 - 護兵四人
 - 俄軍官一人
 - 俄兵六人
 - 救護隊若干人
 - 傷兵若干人
- 第一幕

時間：民國十八年十月間

地點：海拉爾。

佈景：

東北陸軍步兵第十七團司令部旅長韓光第之臥室。室內非常簡潔，當中的牆壁上用圖釘釘着一張北滿的軍用地圖。圖上插有紅黃兩種小旗，表明敵我兩軍形勢。圖之右方壁上掛着四架手提機關槍。圖之左方壁上掛着指揮刀。望遠鏡，防毒具等軍用品。室之左方有一窗，窗下有一張蓋以白布的辦公桌，桌上放着一架軍用電話及一卷公文，桌後有一椅。室之右方擺着一張行軍牀，靠牀的壁上掛着韓旅長親筆所寫的一對紙聯，一張上寫「忠字神聖」一張上寫「勤字萬能」

人物：

(以登場先後爲序)韓光第，張團長季英，何團長雙奇，林團長選青，張副官長，參謀長，勤務兵甲，乙，范靜之，韓夫人。

(開幕時韓旅長與張，何，林三團長已站在室之中央)

韓光第

(立在桌旁向三團團長說話)……本旅長對你們所說的話，已經很多了。現總括起來說：蘇俄是一個最野心的國家，斯拉夫民族是一個最殘忍的民族。他們的赤

化政策在西方失敗了，就轉而向東方實行他們的赤色帝國主義，中東鐵路就是他們根據地。略我國的大本營，所以事事把持，不許中國人過問，我國爲正義起見，爲公理起見，爲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平等起見，非剷除他們的赤化大本營不可。所以我們第一步就依照協定把俄籍局長撤換。在我們可說是平心靜氣已經大題小做了。然而他們却喪心病狂的小題大作起來：立刻發出最後通牒，立刻出兵向我國進攻，侵犯我疆土，掠奪我財物，慘殺我人民。所以我們軍人不能不起來盡我們保國衛民的天職！此時遠處軍號聲起，吹的是預備號。我們的友軍第十五旅在滿州里已經盡他們的職責與敵人拚命了。現在前方很危急，本旅奉命即日開往札蘭諾爾增援。在本旅未出發之前，我有兩個字要你們記着，一個是忠字，一個是勤字(以手指他親筆所書掛在壁上的對聯令三團長看)你們看那兩句話！是「忠字神聖」「勤字萬能」是本旅一生的信條，望你們也拿這句話時時刻刻記在心裏。

最後還有幾句話望你們轉告部下，我們此次是爲保國衛民而戰！

貪生怕死的人就於國賊！我們臨陣時應常有一種：「上無天，下無地，前無人，後無我」的大無畏精神！完了！(三團長行禮，旅長答禮。)

張季英

(行禮後報告)第十三團團長張季英報告，本團時刻都準備上前線的，請示旅長，本團什麼時候開拔？(報告後爲禮)

韓光第

好軍人是應當隨時準備的！本旅此次出發札蘭諾爾是準備殺敵，準備犧牲的！十三團既有這種準備的精神，今天就出發到前線去接防第十五旅三十八團之陣地，自滅赤山起至西山止。(對何團長說)本旅第六團(何團長即立正)何團長在明天領第六團出發，接第十五旅四十三團的陣地。自滅赤山起至札蘭諾爾車站止。(又對林團長說)本旅第十四團(林團長即立正)林團長在後天出發，第十四團的任務就是担任防守札蘭諾爾站的側面，及保護鐵路與十五旅聯絡。任務已分配清楚，你們回去準備罷。

(三團長爲禮魚貫而下。韓於三

團長去後，即立地圖前注視，此
時一勤務兵入。

勤務兵甲（爲禮後報告）報告旅長，副官
長請見。

韓光第 請

勤務兵甲 是。（爲禮下）

張副官長（上場，爲禮後，報告）報告旅
長！剛纔太太從公館打發人來

說，行李都收拾好了，問旅長
現在有空回公館沒有？

韓光第

現在那還有空回公館！太太的
行李既然收拾好了，你就替我
派人送她回我的老家雙城去罷
！

張副官長

韓光第

旅長不要和太太見一面嗎？
我出發的時候，向來是怕和女
人見面的，尤其怕和我一老母
親見面。

張副官長

旅長雖然是英雄氣壯，恐怕太
太免不了兒女情長罷。

韓光第

我不見她，免得擾亂了我的心
，（停頓了一會兒，把腰間所
佩的手槍拿在手中）唉！兒女
私情，人所難免，這把手槍是
我朝夕所佩在身邊的，你替我
拿去給太太，說我現在沒有空
見她，此後什麼時候再相見也
很難說，她見了我的手槍，就

如同見我的面了。

張副官長

（接了手槍，非常受感動，呆
立了一會兒，把手槍仔細看了
一下，然後慢慢的放入褲袋裏
，向旅長爲禮後，退。）

勤務兵甲

（把門窗打開站在門口高聲報
告）報告旅長！參謀長到。

參謀長

（上場，爲禮後，報告）報告旅
長！滿洲里第十五旅派了一個
參謀來告急，據他們的報告，
赤俄兵力約在四師以上，由遠
東軍總司令布留海爾指揮，飛
機三十餘架，重砲二百餘門，
坦克車五十餘輛，鐵甲車兩列
，敵人的兵力佔絕對的優勢，
請本旅趕緊向札蘭諾爾前進增
援。

韓光第

你把本旅已經準備出發的情形
，打一個電去通知十五旅梁旅
長罷？

參謀長

是，敵人的兵力在四師以上，
我們的兵力，只有兩旅，而且
缺乏新式的兵器，想要防守持
久，還得要增加兵力纔行。
戰略如何，有我們的長官計劃
，我們可以放心，我們不管敵人
怎樣，只知道盡我們的防守責
任，敵人多來多打，少來少打

韓光第

參謀長

，我們剩十個人也打，剩一個
人人也打，我們只有拿出拚命
的精神來補我們兵力的缺憾！
是的，旅長話很對！俗語說：
『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本旅
有八千人，八千人一齊拚命，就
可以抵抗八千萬的敵人！

韓光第

話雖然是此，但是在現代的
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是智力的
戰爭，倘若國民的科學不發達，
智力不如人，雖有數十萬，數百
萬肯拚命的軍隊，也不見得有
多大的用處！我以為現在生存
競爭這樣激烈的時候，全國人
都要有拚命的精神，纔能爭得
全國的生存。因爲現在的戰爭
，不比從前，不能專靠軍人作
保護國家的工具，我以為凡是
國民都應忠於他的責任，都應
當做保護國家的工具。軍人不
過是工具中比較重要的一種罷
了！

參謀長

（此時台後吹集合的軍號）
十三團集合了，旅長要對士兵
說話嗎？

韓光第

我不對他們說話，我所要說的
話，張團長會代我向他們說的
。可是我倒要去看他們的精

勤務兵甲

神怎樣？你也和我一齊去看看罷！（叫勤務兵）來人！（勤務兵甲乙二人入，韓對勤務兵甲說）你到公館去招呼太太上車站去，事情辦好了，就到十三團團部來找我！

勤務兵甲

（韓與參謀長及勤務兵上。此時室中只有勤務兵甲一人，甲就將室內的東西收拾，忽然電話鈴響，他急去接。）

（接電話）兵！那裏？（停）十七旅司令部。（停）你是誰？（停）張副官長嗎？我是勤務兵啊。旅長上十三團去了。（停）什麼？太太？太太沒有上這兒來啊？……

韓夫人

（此時韓夫人與范靜芝——韓旅長之表弟。登場）

勤務兵甲

（急答話，忘記把電話的聽筒口遮住）……上十三團去了。（他答了太太之話後又急急與張副官長打電話。）喂！太太上這兒來了。（停）什麼？我沒說太太上十三團去啊，（停）我說旅長上十三團去了。（停）我和太太說話啊。

范靜芝

（很驚奇的神氣，問勤務兵甲）太太在這兒呢，怎麼你還打電話到公館去要和太太說話？

勤務兵甲

（急把電話掛上）范先生！您這誤會，我剛纔是和張副官長說話啊，張副官長上公館找太太去的，太太不在公館，他就打電話上這兒來問問太太有沒有上這兒來，我剛告訴說太太沒有上這兒來，誰知太太正這個時候來了。我回太太的話說「上十三團去了。」誰知張副官長又誤會了我說太太上十三團去了。後來我對張副官長說「我和太太說話」他明白了，您又誤會了。

韓夫人

（聽了笑起來，對范靜芝說）表弟！剛纔誤會得真有趣。

范靜芝

天下有許多事情，都是由小誤會而起的，就拿這回中東鐵路的事情來說罷。我們免俄局長的職，爲的是要求辦事，權力公平，免得他們把持全路來作赤化遠東的大本營，他們却誤會起我們要用強硬手段來奪取中東路，因此就引起了滿天風雲。

韓夫人

誤會一經解釋，就可以明白的

勤務兵甲

。我以為這次中東鐵路的事，不全是誤會做成的，起頭或者有點誤會，後來他們已經明白真相，還故意裝成誤會，這真是太無賴了！唉！中東鐵路的事情別提了，說起來我就心痛！（向勤務兵甲）旅長什麼時候纔回來？

韓夫人

勤務兵甲

他沒有留話，他只是吩咐早點送太太上車站去。旅長什麼時候上札蘭諾爾去？沒準兒，說不定明天去。後天去，大後天去，我跟了旅長十幾年，旅長無論什麼事，都是到最後五分鐘纔告訴人的。

韓夫人

（默然了一會，對范說）唉！表弟你容易纔從雙城送我到這裏來，誰知道我和你表哥見了一面，又要匆匆的回去！今天這一別，又不知道要什麼時候，纔能相見。他今天就是夜裏十二點回來，我也要在這裏等他，和他再見一面我纔回雙城去。

范靜芝

表嫂！你爲什麼非要見表兄一面不可？

靜夫人

我有要緊的話和他說。現在開拔的時候，表兄是很忙

韓夫人

的，恐怕不一定再能見他一面啊！表嫂有什麼要緊的話，就留一封信給他罷。

范靜芝

表嫂！我說一句冒昧的話，請你原諒。表兄這回到札蘭諾爾去，是爲國出力，你何必……

韓夫人

（急插口，打斷他的話）不！不是！表弟！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有什麼依依不捨，我知道爲這次是去爲國盡忠。他既去爲國盡忠，我就不得不替他爲親盡孝，所以我一定要見他的原故，就於要當面勸勉他幾句「祈戰死」的話，同時也希望他告訴我怎樣替他侍奉他的老母親。（極悲壯地說）

張副官長

（上場，向韓夫人爲禮後，將手槍拿出來）太太。（遞槍給韓夫人）

韓夫人

（接槍，沉思一會兒）旅長把他朝夕所佩的手槍給我，是什麼意思？

張副官長

旅長說，今天不能和太太見面了，以後什麼時候再見也很難

韓夫人

說，見了手槍就如同見面一樣。說，見了手槍就如同見面一樣。

衆人

勤務兵乙

（凝視手槍，若有所思，繼有所悟。終乃微笑點首）

韓夫人

勤務兵乙

（默視韓夫人舉動）
（匆忙登場向韓夫人爲禮）太太！
旅長呢？
旅長和參謀長上車，先到札蘭諾爾去了。旅長叫我帶一句話給太太，就是「千萬不要讓老太太知道旅長上什麼地方去了」

韓夫人

勤務兵乙

還有什麼話沒有？
沒有什麼話了，還有一條寫了字的手巾，叫我帶給太太。
（取巾出，遞給韓夫人）太太有什麼話，可以留一封信，讓我帶去給旅長。

韓夫人

（接手巾，打開看，巾上寫着兩句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哈哈！表弟！你送我回雙城去罷！你表兄的意思我已

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東北問題常識之二）

舜生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會社，或滿鐵，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一日，（日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現在該社的資本，共爲日金四萬萬圓，每股日金五十元，合計爲八百八

經完全明白了，他給我這把手槍，我已經猜定他有決死之心

，現在他又寫這兩句「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的詩給我，更可表明他的決心了，這把槍

，這條手巾，已經把我所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訴我了，現在沒有和他見面之必要了，也不再

有什麼話要告訴他了！表弟！我們現在就回雙城去罷！

（此時台後，作汽笛聲，衆皆回首注視窗外）

旅長坐的車開了。

（急至窗前企足引頸而望，回頭對勤務兵說）把旅長的望遠鏡拿給我！（此時遠處軍樂聲大作）

勤務兵甲急以望遠鏡給夫人，韓夫人用鏡在窗前遙望，一面揮上寫有詩句的手巾向他的丈夫送行。）

（幕徐徐閉。）

（未完）

十萬股，政府與商股各占一半。

由該社直接經營的鐵道，計：

- 一、大連長春間幹線，長四百三十八英里五。
 - 二、周水子旅順間支線，長三十一英里六。
 - 三、大石橋營口間支線，長十三英里九。
 - 四、烟台烟台煤礦間支線，長九英里七。
 - 五、渾河撫順間支線，長三十五英里四。
 - 六、瓢兒屯千金寨間支線，長四英里。
 - 七、大房身柳樹屯間支線，長三英里六。
 - 八、蘇家屯至安東支線(即安奉路)，長一百六十一英里七。
- 合計總延長為六百九十八英里四。
- 除鐵道外，為該社所經營之事業尚有：
1. 港灣業，包括大連，旅順，安東，營口各灣港工事。
 2. 鑛業，包括撫順烟台兩處的煤鑛。
 3. 製鐵業，有鞍山製鐵所。
 4. 地方事業，包括關東州及鐵道附屬地內各種事業之設施與經營，其主要者：
(一)附屬地內土地及建築物之經營，
(二)附屬地內市街經營，
(三)教育

(四)衛生，(五)警備，(六)輔助發展產業的種種設備。

該社雖係官商合辦性質，但日本政府實握有最高的管理權，正副總裁各一人，均由政府任命；理事四人以上，亦由政府於握有五十股以上之股東中指派之。

現在該社基於業務上之必要，其組織共分爲十二部，即總務部，計劃部，交涉部，經理部，鐵道部，炭鑛部，製鐵部，販賣部，殖產部，地方部，工事部及用度部是也。

規模宏大，條理細密，內力充實，實儼然一亡中國的東印度公司。

滿洲痛史(七)

江聲

十一月九日

今日晨一時，天津突有日兵二名，率華便衣隊數十名赴東一區二分署公安局，要求華警撤退，日兵接收，警察拒絕，旋即租界日兵指揮中國便衣暴徒，(在數日前官方事前已有所聞，故於東南城角華日交界處預爲防範。)分三路向中國地方攻擊，(一)日軍數百名率中國暴徒二三百名由日租界衝出開口，向大紅橋公安局進攻，日軍在租界開砲向大紅橋轟擊。直至晨九時始退回日租界；(二)日軍數十名率

領暴徒三四百名擬假道意租界，向中國地方進攻，意兵阻止，日軍開槍，意軍還擊，日軍退回，另以小砲向意租界轟擊，至晨七時炮聲始絕，交通已斷；(三)日軍二百餘名率暴徒五六百人晨二時由海光寺進攻，暴徒亂放機槍，中國軍警抵抗，至七時日軍彈盡始退。但暴徒已被包圍。晨五時半日本駐屯軍司令派代表二次見王樹常，限中國軍警於晨六時以前退出三百米以外，正在爭辯中，同時日租界又衝出便衣隊數百名，向保安警察襲擊，王樹常不得已下令保安隊退三百米。惟日軍於六時後，竟開大砲向華界公安局轟擊，放四十餘發意水兵目見，願作證。有砲彈在營門口爆發，法國橋已被轟毀，河南北交通斷絕。晨七時日軍司令電旅順派軍來津，並令天津在鄉軍人，在七小時內組成，令在公會堂組野戰病院。午刻令日僑十小時內逃走。

本日晚，中日交界之道口電網，由日兵接通電流，日租界內電燈全滅，在軍人全體出動，華捕探絕跡，遍地皆屬日兵日警日兵在中原公司屋頂架山砲上探照燈。入夜槍聲四起，盛傳夜間有劇戰，使軍隊設在日租界蓬萊街太平里五號七號日軍官多名參與逆謀總數三千五百名。

日機數架在三間房擲彈，瀋日軍悉數

向北滿推進。

日本政界對於美日秘密外交不滿，特別注意於十一月五日駐日美國大使所遞與日外相之公文，該文內容遵兩國間之諒解未經公佈，日覆文將於今晚送出，亦不公佈。聞日政府有請美國准予公佈之意。

十一月十日

津暴徒昨均被擊退，今日各租界秩序已復，惟日租界自動封鎖，架設鐵網機槍，日軍荷槍實彈，遇華人即施槍擊，故與日租界毗連處，行人絕跡。現日軍正老羞成怒，對我之軍事準備，愈逼愈緊，恐對我難免衝突。

自八日夜至本日晚，捕獲便衣隊三百餘名，梟首及槍斃者四十餘名，擊斃者五十名，保安隊兵傷亡二十餘人，中隊長一傷一亡，王樹常本日晨懸賞緝拿亂魁李際春。

旅順日軍部調派艦隊赴津。

今日國聯中人有組織國際警察，肅持遼吉治安之議。

敦化日軍設護路隊部，強派員護吉敦路。

江橋站以西，已無日軍蹤跡，馬決守三間之方，日調第九師團赴黑。

日飛機到昂昂溪投彈八枚。
傳日政府訓令在武漢僑民，武裝相機發難，形勢嚴重。

日軍強提鹽稅總額在三百萬之以上，施肇基喚起各國注意。

十一月十一日

津便衣隊昨夜十一時起，開始猛攻，槍聲四時，約有四百發在日租界集合，由日人率領，一部出發東南城角，一部出開口，到公安局前，便衣隊即被斃斃五名，該日人暫時扣留，以作交涉證據。直至今晨三時二十分，有一鐵甲汽車從日租界馳出，與中國警察互擊，先後四次，紛擾至今晨七時，始退入日界。

九日日軍及張軍在景星出現，距東路富拉爾基五十里，想係繞道襲擊。

日軍積極補軍實，圖再向洮昂我軍進攻。

日飛機二架到江橋投炸彈於我防線內至三十餘枚。

昂昂溪有日飛機數架向我陣地投彈，被我擊落一架。

外人接哈電，謂嫩江駐軍司令，八日向馬占山提出最後通牒，請馬於廿四小時離齊齊哈爾。

吉林長春鄭家屯洮南等處我國兵房，已由日軍修改駐兵。

國聯在十六開會，日本所取態度為一不作絲毫讓步，亦不稍敢其在上屆集議時所提出五項基本原則為解決根據者必須中

國承認之主張，且進一步提議籌劃一種外人管理中國之方法。並努力使國聯確解欲使中國有一忠實政府，不可不有一種外人干涉，如國聯贊同此種見解，而中國有其正信任國聯之誠意，中國應即依允此項計劃。

十一月十二日

今午後一時許，日軍五百餘，分十人為一組，向我江橋方面來攻，並以機關槍向我陣地射掃，我軍近，一時四十分將敵擊退。至二時十五分日步炮兵六千餘大舉襲來，向我三間房新立屯大與站陣地，取大砲包圍式猛攻，日軍長谷旅團長天野旅團長，分任左右翼指揮，守備隊長森連在正面指揮，分三枝向我軍壓迫，頃戰事正激。日軍重砲聯隊，由飛機七架護掩向我右翼與旅砲政極猛，我軍已調二三道防線守軍加入前線，馬占山調程志遠旅開江橋，程部今午後到海拉爾，晚可到前線。今午後昂昂溪間前方炮聲甚烈。

日人以在津所收編便衣隊，全不濟事，憤甚，已將該項便衣隊逐出境外，使之消滅，重新編成五隊。第一隊由日人自充；第二隊由韓人擔任；三四隊則由所募之華人充之，隊員多係日租界之車夫寫字等，在萬國公寓覆石，每人發給大槍一枝子彈十二粒，每日給現洋八角，符號為新中國獨霸天六字，準備及時動作。

本日津日租界內遠大等工廠工人數百名，強迫抽赴日兵營，發給手槍，即於夜間令向中國地進攻，日兵在後以機關槍督戰，退即槍殺。

袁金鎧所主之滿洲「新政府」昨日舉行成立禮，宣布與南京北平完全斷絕關係。

關東軍司令本莊奉其政府令，今晨秘密回國。以前駐軍即調赴東省。

日覆美牒已到華盛頓，惟史汀生不允發表，以為發表，或將使各國為難。

日內瓦對於美多推測，互相疑問曰，美國對於日本，究作何言乎？日本如何答覆乎？豈美牒嚴勵，故白宮不欲發表之乎？抑美牒措辭不若他國之有力乎？道威斯之參加行政會，在美牒之關係中，究有何種意味乎？皆不能答。

十一月十三日

沈昂線正面戰事已停，日軍改以小隊側攻馬占山陣地。

今晨日軍派飛機多架，猛烈炸我三間房等處防地。

津日軍續助暴徒宵擾，前夜槍聲大作，日軍在屋頂上架大炮擊華街。便衣隊昨晨擊潰，現中國地挨戶搜查。

溥儀確於十日深夜微服離津，由日方護送大連，即日赴瀋，前清攝政王載灃，居住英租界，十日由日人陪赴日租界與溥儀同往。

通遼已失守。

日本現聚外交人才於巴黎，候國聯開會。

漢口日僑如緊演習巷戰，在鄉軍人趕速登記，隊部設置軍械修理所。

十一月十四日

今早四時，日軍騎炮兵七百，自布西方面繞道向我黑軍騎兵吳旅第三道防線猛攻，同時正面日軍開炮，激戰至六時許，我軍騎六團長沙勝貴為流彈射傷，陣線甚危，值滿洲程旅全團團開到，加入前方，氣振，八時後，日敗退。今午後日軍不斷以小部隊騎兵，向我營姑溪湯池一帶我軍第三道防線，側面擾亂。

日軍自十二日夜向我新立屯防線猛攻，十三晨復攻烈諾頭騎兵陣地，均未得手。

昨晨日飛機二架求我江橋陣地擲彈二十餘，並炸毀江橋一段。

日司令本莊向其參謀長請示，准必要時，自由行動。

溥儀到瀋，預定十五日登極，正式宣布各國復辟，十六日日本宣佈撤兵，再由溥儀請求出兵保護。

日本此次利溥儀復辟，決取立憲政體，皇室經費年三百萬，須三省統一後再撥，至統治政府內，須聘日人所指定之顧問，一切軍財大權操日人手。

瀋日軍向西推進，錦州防務緊張。

英法人士主張但國際軍隊，維持東省秩序。

十一月十五日

江省軍固守大興戰線，日軍數度進攻，均敗退。現江省軍大部聚中湯池。

張海鵬部一營未渡江前，被日本將槍械騙去，在渡江，被日擊沉。

津法工部局今日起檢查華文報紙，此為外人干涉中國言論自由之先例。

溥儀寓瀋舊皇宮，定今晨十時登極，國號仍大清，年號為明光，沿用軍機大臣及六部制內定軍機大臣者為溥儀鄭孝胥袁金鎧金梁。

馬占山又接本莊通告，楊言，將切斷中東路西線，截黑軍後路，謂日軍應向龍江站出進。馬答：守土有責，當嚴重守衛。

聞本莊已抵哈，迫張景惠獨立，並助攻黑。

美報袒暴日，高唱美日親善。

張海鵬擬以沈索路向滿鉄抵款三百萬。

本日日內閣議決定方針為：(一)直接交涉；(二)中國承認五項原則，然後直接交涉；(三)樹立滿洲新政府；(四)非有中國保障在滿日僑之安全，決不撤兵。